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泉州开幕

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福州7月24日电 7月24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泉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秉持丝路精神,加强数字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域交流,数字丝路合作成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新亮点。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兴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发展数字

丝路具有重要意义。要弘扬合作共赢精神,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坚持依法管网治网,共同提高维护网络安全能力。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共同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秉持开放包容态度,共同助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要以数字丝路建设为契机,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完善机制平台,促进各国民相知相亲。

本次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承办,主题为“数智海丝 共迎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自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及13个国际组织的600余名嘉宾参会。

文学点亮精神之光

——“西海固文学现象”探源

□本报记者 徐 健 黄尚恩 罗建森 宋 眇 杨茹涵 王泓烨 周 莉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深处,西海固的千沟万壑不仅是地理印记,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这片曾经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奇迹般孕育出蓬勃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化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学沃土。

如今,西海固的文学故事已广为人知——那些深夜里的思与梦、田埂上的歌与诗,那些文字与生活交织的景象,被一次次发掘和传播,收获了无数关注。但我们总觉得,在那些被讲述的片段之外,还有更深更沉的分量。那些写在字里行间的心事,那些支撑着文字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力量,或许尚未被完全道破。为什么是文学?它是如何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为什么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带着这些追问,我们踏上前往西海固的行程,想跟生活在这里的工作者们面对面聊一聊,从那些最真切的讲述里,找到更贴近土地的答案。

文学刻在他们的生命里

西吉县永清湖公园的连廊里,经常有一个坐着轮椅的青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的名字叫马骏。不远的湖面上,有几只水鸟在戏水、觅食。经过询问,马骏得知,这是一种名叫“凤头䴙䴘”的鸟。凤头䴙䴘非常挑地方,只有环境足够好,它才会到来。马骏沉浸于自己的书中,偶尔也会逗一逗他看的凤头䴙䴘。

1995年马骏出生,患有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父亲推着他、抱着他去上学。高考结束后,鉴于身体、经济等各种原因,马骏不得不放弃继续读大学的想法。那段时间里,马骏的心里一团乱麻。机缘巧合,马骏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家伙怎么这么像我!”在阅读过程中,马骏被史铁生的勇敢和达观深深感染,心灵也得到了很多慰藉,开始尝试写作。他想到:“倘若以后有一个与我一样想不开的小孩,他从生下来就坐在轮椅上,他的童年也会被那种无助和孤独所缠绕。要是有个人,也写下这样的童年,他读了会不会心中好受一点?”

马骏经常坐着轮椅去西吉县图书馆和永清湖公园,他要去书本里、去大自然里“独自上自己的大学”。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也是马骏不断调适自己心态的过程。他最初的几篇作品,充满了对命运不公的“质问”。有一次,马骏的电动轮椅陷在公园的泥泞里,一位环卫工人看到了,热情地帮他脱困。在家里,父母亲的细心呵护,让他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在文学之

路上,王雪怡、马金莲、单永珍、樊文举、石彦伟等师友的鼓励和帮助,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手中的有字之书、生活的无字之书,共同抚慰了马骏,他决定不能让苦水淹没自己的脖颈,于是笔下的文字便有了更多的光。2024年,马骏以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感到惊喜、感恩,又有点惶恐。在接受了不知多少次的媒体采访之后,马骏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进行第二部散文集的写作。他的创作视野正在变宽,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写小城中的各种逸闻轶事。马骏说,文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提升了他的生命能量。

王秀玲是彭阳县人。1995年,王秀玲结婚成家,那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就萌生了写日记的念头”。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对身边人事的一些观察,都被她写进日记里。2006年,王秀玲的小说处女作《葱绿裹着的棒子》在《六盘山》上发表,尽管这篇小说才一千多字,却为只有初中学历的她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让她看到了黄土之外另一方可供耕耘的天地。

对王秀玲而言,写作路上最重要的一篇作品,莫过于2008年在《黄河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收狗的女人》。小说的灵感来源于邻村一个走街串巷贩卖山货的女人,她高大、健壮、乐观,让当时精神困顿的王秀玲深受触动。“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乐观,孩子去看病,连抓药的钱都没有。收狗女人的出现,像一股春风吹醒了我。看着她风风火火地来了又去,我就开始思考:同样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人家能给家里挣钱,能养活好孩子,我却不能?怀着这种心情,我写下了小说的初稿。”

2007年,王秀玲举家前往银川打工,也是这一年,她把自己的手稿带到了《黄河文学》编辑部。编辑部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她,当场审看了她的稿件,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她能增加一些篇幅,进一步展开故事,同时发送一份电子版过来。“我当时在饭馆里面洗碗,也从来没有碰过电脑,这咋弄成电子版呢?我想了想,干脆就把洗碗的工作给辞了,在网吧找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在网吧里学电脑、学打字。但毕竟是刚开始学,打字肯定还不好,我就拜托前台的收银员小姑娘帮我把手稿打出来,然后投到了指定的邮箱里面。”谈起这段往事,王秀玲记忆犹新。

小说发表以后,王秀玲很受鼓舞,从此开始不间断地创作小说,写自己过去在村里的所见所闻,写自己对身边事物的所思所想。在她看来,写作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是一种习惯,不能偷懒。“就跟我们割麦子一样,同样的两列麦子,

割的时候中间不停下的人,一趟不换气就出去了,但是中间老要缓一缓的那个人,就会越割越慢。”两个孩子受王秀玲影响,发奋学习,都考取了大专,而她自己也自学考取了汉语言文学的成人大专,户口本上“学历”那一栏不再是初中生。

“90后”的胡静在红寺堡的一家社区工作,白天处理街道事务,晚上抽空写作。她的父亲在煤矿工作,是一个“书痴”,发工资后会专门拿出一笔钱去买书、买杂志。受父亲影响,胡静从小就对阅读和写作感兴趣。尽管那时她还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但强烈的写作冲动却自然生发出来,“想把每天经历的事情记下来,写成日记,写成作文,并慢慢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比别人有优势”。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胡静每天的必修课,读到好的句子时,她会摘抄下来,反复学习和揣摩。这样的生活习惯也影响了她对文学的理解。

胡静家的卧室早已被她当成了书房,床上摆放的不是枕头与被褥,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在胡静这里,“枕书而眠”已经成为一个稍显保守的形容,用“以书为床”来描述她似乎也不为过。“阅读给了我继续写作的滋养。”胡静表示,文学作品首先要让人读懂,“要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扎根乡土和大地,写好身边的人和事,才能让读者有所悟、有所得”。文学让她的生活变得幸福,改变了她的价值观,也让她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写作之余,胡静还是一名乡村阅读推广人。在她的眼中,与西海固的物质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步的是,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富足,“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吃完五谷想六谷’,第六谷就是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和追求之下,西海固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写作氛围,这也是西海固文学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胡静格外重视培养女儿的阅读兴趣,家里的书都摆放在显眼位置,女儿想读什么,随时可以拿起来翻阅。在她的家里,文学就是日常生活,文学与人的精神很近。

在西海固,这样的文学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文学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这些扎根大地的作者,也用他们散发着麦香、接“地气”的朴素文字滋养着文学,用他们最本真的生命体验反哺着文学。文学在这里完成了最动人的循环:它照亮了生活,温暖了人心,又反过来被生活所哺育。

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

西海固,这片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蓬勃的文学生命力?当我们往更深处去,会发现这份力

量绝非凭空而来。西海固文学有深厚的文脉传承,有老一辈作家对新一代作家的无私帮扶,更有广大写作者们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从语言、观念、风格等方面对文学的丰富与拓展。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文学在西海固绽放出绚丽光彩。

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屈文焜、火仲舫、李银泮、王漫西等作家,到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包括石舒清、郭文斌、火会亮、一容等在内的本土作家群,再到今天不断涌现的新作家,西海固文学文脉悠长,代代相传,生机不绝。

1998年,“西海固文学”被正式提出,西海固作家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彭阳五中教师井文军坚持创作30余年,1993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在《六盘山》上发表了文章。那时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还在《六盘山》当编辑,不辞辛苦专程跑到学校找他,鼓励他要继续坚持文学创作。毕业后,井文军前往比较偏远的地区任教,一度中断了与作协组织的联系。2009年回到县城后,他再次拾起笔。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书写今天西海固人的精神面貌,让更多人看到如今西海固的蓬勃发展。

在井文军看来,文学和教育的意义相近,都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也是出于这种想法,他鼓励自己的学生们多写日记,并且在每篇日记后都会认真写下评语,让孩子们体会到写作的乐趣:“文学就是一代一代地传承,如果下一代没有兴趣的话,文学就断根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西吉作家单小花喜欢袁枚的这句诗,所以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取名为《苔花如米》。单小花清晰地记得,2012年底,她的病情突然发作,感觉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就写了几句话,让主治大夫转交给孩子。好在最后身体康复了。医生说她写的东西很感人,鼓励她投稿。于是,单小花拿着手写稿,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西吉县文联办公室的门。郭宁、李春燕等文联的老师热情接待了她,之后帮她把文章发表了。

“曾经有位文学前辈说过,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有了爱才有一切,爱正是文学的精神。”文学之路上,有太多人对单小花伸出了援手,出于感谢之情,她和马文菊及南方的两位文友一起办了一个网络写作群,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能帮他们走出精神上的困顿。2023年,单小花的第二部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出版。单小花觉得,只要内心住着一盏灯,再大的风也吹不灭,再大的雨也淋不灭。

(下转第2版)

以译为桥 相拥未来

——第七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罗建森

值得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这种热爱与坚守,体现在每一位翻译家的具体实践中。文学翻译不能只满足于表层文本,而是要去深入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含义,同时极力避免“二手”翻译带来的损耗,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原作的魅力。此外,大家普遍关注到青年作家作品在对外翻译推广中面临的困境,以及AI时代下人们阅读理解能力逐渐弱化的趋势,并就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文学翻译质量、构建更为高效的文化传播机制展开研讨,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寻求更具可行性的发展路径。

为人类未来的美好发展作出贡献

研讨会现场,不少中国作家与翻译过自己作品的汉学家欣然重逢。那些跨越山海的交往故事重现眼前,让会场内外散发出特别的欣喜和暖意。

日本汉学家船山睦美在参加文学活动时,接触到中国作家蔡骏的《猫王乔丹》,看完后非常喜欢,于是主动承接了这篇小说的翻译工作,这也是她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小说。“在翻译了几个短篇后,我决定开始翻译蔡骏的长篇小说《幽灵客栈》。”2024年,蔡骏参加由日本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主办的《幽灵客栈》日文版读者交流会,第一次与船山睦美见面,两人共同与读者分享了创作及翻译体会。

谈到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蔡骏表示,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忠实原著,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减法,也会有一些加法。只要能够保留作品最基本的情感主线、人物关系、主题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允许译者有一些自己的发挥。他还谈到,AI的快速发展对小说家的原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但要在自己前面,也要走在所有AI的前面”。

墨西哥汉学家莉娅娜和中国作家林那北相识于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颁奖现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莉娅娜难掩激动之情:“这绝对是缘分!缘分这个词,真的很难翻译。英文中有个词叫命运(fate),意思可能比较接近,但我觉得缘分又超过了命运一点点,是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叠加在一起,形成

了一种特殊的条件,让我们能够结识并相互信任。”莉娅娜一直在做中国当代文学短篇小说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接下来她准备结集出版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

捷克汉学家李素回忆了与中国作家李浩的相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两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彼此有共同的爱好、共同尊敬的作家,对文学的看法和思考也出奇的一致。出于兴趣,李素阅读了李浩的小说,觉得很有亲切感,于是开始翻译他的小说。这种亲近感来自中外文学共同的人文关怀,超越了语言和国度,“以文学为平台,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未来的美好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毕飞宇幽默地把自己的作品比作女儿:“我有许多女儿,她们有的嫁给塞尔维亚,有的嫁给德国,有的嫁给俄罗斯……我看她们一个个嫁出去,内心觉得自己是个老父亲、老岳父。女儿嫁过去的那个家庭,并不是我的家庭,同时又成了我的家庭;作品翻译传播到的每一个国家,都不是我的国家,但同时也与我产生了连接。感谢翻译家们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给我带来全新的人生,帮助我重新认识了小家和世界的关系。”

翻译家的工作是一种了不起的再创造

金宇澄的《繁花》由韩国汉学家金泰成译成韩文,并介绍到韩国。孙甘露谈到,《繁花》中大量使用了方言,其中一些古音古词曾经被视为“雅”的代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字词进入日常生活后又变得市井化,有了“俗”的一面,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复杂的阅读体验。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出这种雅俗融合的感觉,是很有难度的。“很多外国作品也非常有风格,翻译家的本事就是把这种风格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来,因此他必须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家的工作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再创造。”

“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学是很重要的方式。”中国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谈到,网络时

代很多信息都不可靠,如果想要了解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真实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通过文学。

“文学翻译最难的地方,不在翻译文本,而在于‘话外面的话’。”中国作家石一枫谈到,民族和国家的语境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话外面的话”也会有所不同,这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翻译家需要去努力捕捉和表达的部分。

土耳其汉学家吉来谈到,AI的发展势不可挡,“我们迟早需要适应新的工具,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对AI的学习和了解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大家觉得人工智能不会代替人,但是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会代替很多人”。他谈到,今天很多人出门都会选择坐飞机,过去那种骑马周游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工具,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去学习和使用它”。

俄罗斯汉学家罗子毅受到此次活动氛围的感染,动情写下一首七言绝句:“译路千山共远行,星河两岸梦初成。愿将华语传俄域,共绘未来一片明。”

活动期间,“文学、古典与当代——2025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主题沙龙”在“世界文学客厅”举行。毕飞宇、英国汉学家韩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文学之都官方联络人伊万·韦德森、西班牙汉学家夏海明、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凯瑟琳·帕波维尔、中国作家朱婧、《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先后与读者展开交流。现场还举行了2025世界文学之都驻地作家读书分享会,发布了爱丁堡艺术节暨亚洲文学之都儿童阅读周项目、“青春三行诗”国际传播计划。

与会嘉宾还调研了锦创书城,参观了《金陵图》展览,观看了《红楼梦》越剧折子戏,参观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等文化地标。

埃及汉学家阿齐兹曾翻译过部分《红楼梦》,观看《红楼梦》的戏曲节目让他感慨良多。“《红楼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值得被反复阅读。也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才有可能翻译好《红楼梦》。”他谈到,中国和埃及一样都是文明古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我们应该共同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进一步做好传播、交流、互鉴工作,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历史与当下”。

南京之行虽然已经结束,但文学的交流互鉴永远在路上。接下来,部分汉学家还将前往湖南益阳清溪村,参加一系列文学活动。汉学家与作家们以“译”为桥的努力不会停歇,那些关于文学创作、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交流与思考,将持续推进中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让不同语言背后的心灵在文学的滋养中愈发贴近,共同书写文明对话的新篇章。